

阿木

著

不向 手工 说再见

每一个
爱手工的人
都有故事



阿木

著

不向手工说再见

每一个
爱手工的人
都有故事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向手工说再见 / 阿木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594-2821-9

I. ①不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手工艺品—介绍—中国
IV. ①J5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01438号

书 名 不向手工说再见

作 者 阿 木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选题策划 于善伟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www.jswenyi.com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940毫米 1/16

字 数 300千字

印 张 17.5

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821-9

定 价 58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终于交稿了。回想一年来的采访、写作、思考，觉得真是件有意思的事。

2017年夏天，我和成成开始商量要写一本关于手工的书。

成成一直在做“匠人志”，是一个专门介绍手艺人的公众号平台。而我此前写过一些关于手工艺的文章，一直保持着对手艺的关注。手工艺是我们认识的因由，也是共同的兴趣。那时候，“工匠精神”成了热门关键字，到处都能看到商家宣称自己秉持“匠心”，我们见面时经常相互吐槽“手艺圈”的喧嚣。

反观自己对手艺的兴趣，有一阵子的确是同情心泛滥。只要是一双手做出来的东西，不管有多粗糙，

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拿起工具才操练了一个月，都觉得是好的，在心里给人贴上“手艺人”的标签，附上混合着怜惜的敬意。成成也反思自己做的事，“有的人只做了一两年，写完之后没多久，人家又转行了。”我们心中有一个相同的问题：

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手艺人？正好成成有出版社的邀约，那么就一起做一本书吧。

最初，我们有一些粗略的共识，比如采访对象做的年头不能太短，而且是会一直做下去的；比如从生活出发看待手艺，而不是从“匠心”出发；比如客观呈现手艺生态的多个面向。

这些基本的原则，贯穿本书的始终。然而，从最初到最终，想法还是有许多变化。现在你所看到的顺序，与我采访与写作的顺序基本一致。如果你从第一部分按顺序读到最后，大约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变化。

第四部分写了一次不成功的采访。那时，一些原本模糊的东西开始清晰起来。我是要写一些真正的手艺人来反拨现在过于宽泛的“手艺人”概念吗？我是要以一己之力在手艺人和非手艺人之间划一道界限吗？我是要加入歌颂手艺人的万人大合唱中吗？

我想，这些并不是本书的目的。

当我们取下外界赋予“手艺”的耀眼光环，将它放回到生活之中，会发现它其实源自我们从小都做过的——手工。小时候妈妈织的毛衣，爸爸打的家具，我们折的纸船、纸鹤，这些都是手工。这些事，现在或多或少地还有人做，依然是做的人的生活或者乐趣。我嫂子回老家的时候，发来许多照片，她爸爸箍的蒸饭用的木桶，亲戚用毛线钩的拖鞋，邻居家结婚做的轿子，然后问我：“这些是你要的手工吗？”当然是啊！只要需要，人们依然愿意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。

我想起闻一多先生谈孟浩然的诗：“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，而是将它冲淡了，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，……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。……淡到看不见诗了，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，不，说是孟浩然的诗，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，更为准确。”

2

3

手艺之于生活也是一样，平均地分散在整个生活中。当我们将它分剥出来谈时，就像看到一捧精心搭配的鲜切花，光鲜亮丽却已不是它在土壤当中的样子。但扎根土壤中的鲜花，那种原生的对于手工的热爱，才是更为鲜活的，有源源不断生命力的，能够让手艺更加自然地传承下去的。

人间万象，手工在生活中的形态也有万象。这本书一共八个部分，每个部分包含三个故事，呈现出来的只是生活中的“二十四象”。每一个受访者谈自己与手工的故事，我并非认同每一个

人，但作为一个客观记录者，我会尽量撇开自己的喜好，勾画出受访者给我的印象。而这种印象也只是受访者生活中一个刹那的展现。二十四个刹那，加在一起连一秒钟都不到。何其渺小！它们完全不足以定义手工生态，只是手工生态当中渺小的存在。从这个角度，这本书有点像《一千零一夜》，可以无限写下去，它就是与手工有关的生活。事实上，你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事，每一个爱手工的人都有故事。

我的角色是观察和记录。采访时，我脑子里往往会进行一种类似拼图的活动，注意力集中在受访者的描述是否足够拼成完整而鲜活的图像。一次，一位受访者突然问我：“你觉得自由是什么？”一下子被将了一军，我脑子里还正拼着图呢！暂停拼图，我开始思考他的问题，觉得有点茫然。其实我明白受访者的意思：“喂，你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呢？”这有点像禅宗的当头棒喝，我特别感谢这位受访者。

现在回想起每一次采访，都觉得受益无穷。很多采访，是我和成成一同去的。我们会在路上讨论每一部分的具体思路，彼此分享最近获得的信息，探讨对于手工的新思考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对于手工的认识，也在不断演进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的采访更像是聊天，只要受访者没有时间限制，我们都特别喜欢“跑题”。有时受访者会突然问：“我是不是跑题了？”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，赶紧回答：“没有没有，特别好。”在我看来，跑题的部分往往包含采访的精华，那正是受访者在放松状态下特别真实的表达。

有些时候，采访并不顺利。尤其是一些经常接受采访的受访者，会有一套应对采访的固定思路。一次，有位受访者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就照着自己的想象，把我写成孔雀就得了。”我当时有些生气，我知道你是孔雀、熊猫还是哈士奇啊，就给你写成孔雀？后来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我都在旁边看他工作。有意思的是，当他开始工作，就自然转变为一种专注而又专业的状态，与聊天时的感觉完全不同。

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面对面的交谈，第三部分的民族学博士莫力是个特例。莫力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一个手工造纸村落在申遗前后的变迁，她的研究视角是我觉得至为宝贵的，但无奈她人在国外，联络不易。于是我拜读了她的博士论文。论文本身已经是丰富一手材料基础上深入思考的产物，对我非常有启发。后来我又问了她一些问题，关于村子是否有新的变化，以及她自己是否有新的思考。这些最终组成了莫力这部分内容。

4

5

这本书的某些部分，加入了我自己的经历。第七部分的德格印经院算是我夹带的私货，那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地方。去德格印经院是在2013年，那时我主要基于兴趣，观察了每个能够看到的工艺步骤。在这部分，我也写了查阅资料的过程和感受。查阅资料，让我对它更加了解，也更让我觉得自己对它不够了解。这种类似的遗憾，不止发生在德格印经院这个主题下，每次遇到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在心里叹一口气。

本书的名字来自编辑于善伟先生。他在看过样章后说，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合适，名字源于三毛的一篇同名文章。惭愧的是，我完全不记得三毛的那篇文章。不过我很喜欢《不向手工说再见》这个名字，它听起来特别生活化，没有拿腔拿调的架势，里面又藏着对手工的珍视。这本书成稿之后，我因为担心雷同而专门看了下三毛的那篇文章。后来想了想，我也是想多了，怎么会和文学前辈雷同，差得远呢！三毛讲述的是自己的经历，而这本书是采访记录。要说雷同，恐怕就是喜爱手工的情感雷同吧，但也纯属偶然，绝非抄袭。于善伟先生还同时对篇章结构提了一些很棒的意见，要特别感谢。

另一个要特别感谢的人是本书的策划者成成。从一开始模糊的雏形到现在真正成为一本书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其中每个环节都凝聚着成成的辛苦。与出版社联络，约受访者，陪我一起采访，与受访者核实文字内容，安排图片和排版，一年来，成成一直是这本书得以成形的坚实后盾。她也是喜爱手工的人，做这本书也是在完成她的一个心愿。希望这本书完成的样子，符合她的心愿与期望，也特别感谢她的全程参与和不计回报的付出。

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导师王南教授，像批阅论文一样认真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，给了我许多细致而又宝贵的意见。他专门找了一个下午，跟我聊这本书里的人给他的感受，聊他自己对手工的观察和生活有意思的经历，聊喜欢的文字和什么是好的写作，让我受益良多。

最后，要特别感谢每一位受访者，愿意向我坦露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，并且接受以“素颜”的方式进入这本缺乏修饰的书。

对于我来说，这本书也是我历时一年交出的“手工”作业。当我全部写完再看第一部分时，觉得不太满意，但只能有限地修改，没可能推翻重来。我想我可能会一直对过去的自己不满意，因此也只能将已完成的部分当作成长记录。虽然每一部分都尽心尽力地写，希望能呈现他们更鲜活、丰富的面向，但无奈心高手低，我也在不断成长之中。从好的方面看，这会鞭策我继续努力，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写作者。

6

感谢读者诸君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，能够读到这本渺小的书。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尽可能做到严谨，但由于能力和认知的局限，还是要为可能出现的错误道歉，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！

7

2018年7月15日

目
录

壹

古琴之乐

001

贰

一身行头的分量

033

叁

书写的背后

063

肆

十平米的旧时光

097



伍

剪头发还是剪心情

123

陆

衣服的温度

149

柒

印刷之美

183

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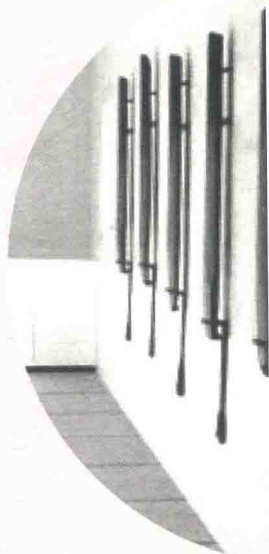
一杯茶的味道

223

壹

古琴之乐

对于古琴来说，
落寞或者热闹，
都只是历史长河的暂时。



古琴名气大。文人四艺琴棋书画，从小就耳熟能详。然而在过去好几代人的印象中，它都是一个抽象而陌生的存在。前些年聊起古琴，经常会是这样：

“你说的是古筝？”

“不是古筝，是古琴。”

002

“哦，已经失传的那个？”

“没失传，一直在啊。”

003

“哦，那和古筝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区别很大。首先，现代的古筝是21根弦，古琴7根弦……”

那时候，古装剧里表现文人弹琴，很多时候会凭空臆造一些形制。20世纪90年代的港片《六指琴魔》，里面的主要道具是一张极具杀伤力的琴，不过从形制来看，更像是迷你版的古筝。不知是不是道具人员也认为古琴已经失传了，所以得发挥想象造一个。

类似的例子当时挺多，不过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这得归功于古琴重新“火”起来。

2003年，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把古琴从被遗忘的边缘拽了回来。2008年，古琴在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全球盛会上露了脸，知名度直线上升，一下子成了庙堂之上的礼器、风雅生活的标配。有阵子流行一种风气，弹琴不求技巧过关，只谈境界高妙，指法不一定到位，但汉服、焚香是必要做到的。架势很足，敛气凝神，弹奏起来就不管调在何方了。更有甚者，买张琴挂在墙上作装饰，根本不会弹。于是坊间又流传起一种说法：弹古琴、听昆曲、喝普洱、信密宗，合起来是京城四大恶俗。

不过，像任何一种经历了岁月的事物一样，对于古琴来说，落寞或者热闹，都只是历史长河的暂时。总有些人会沉淀下来，真正喜爱、懂得，为它付出时间与精力，长久陪伴。古琴的传承，历来是由这样的人接续的。

“人是很容易消失在尘土当中的，而一张古琴，如果你用心去做，喜欢的人精心打理，可以传承千年。一张琴的存在，实际上是一个人态度的印证。”

——斫琴师隋意扬

别看隋意扬是八零后，他做斫琴这行也有十年了。小伙子人高马大的，看起来就有膀子力气。头发整整齐齐地往后梳着，有种一丝不苟的劲头。用他自己话说，他的资产是“有手艺、有力气、有想法、有追求”，是个“四有”手艺人。

2006年，他刚从学校毕业，有一次跟家人开车去内蒙古，怕路上无聊，就买了一套《中国民乐大全》的CD。他随便抽出一张来放，结果“噫——”一个长音出来，让他感觉特别迷幻。他一边听一边心里琢磨：“这乐器挺有意思，也没什么拍子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，前面那么慢，后面又那么快，跨度真够大的。”古琴勾起他强烈的好奇心。一开始他只是找了老师学弹琴，没想到机缘巧合，当他去一位斫琴师的工作室参观时，又一次颠覆了认知。工作室在一个居民楼里，所有工作都由斫琴师一人完成。隋